

随笔

等一场雪

尚纯江

不知为何,进入冬季后我一直盼望着下一场雪,好像没有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就不能称之为冬天。在大雪纷飞的天地里,苍天是白的,大地是白的,山峦是白的,河流是白的,房子也是白的,整个原野都是白的。行走在纷飞的雪里,“不觉满衣雪”。雪花飞舞中,朔风袭来,寒气逼人,刺入肌骨。而雪,从宇宙深处飘飘洒洒而落,如羽似纱,整个天地苍苍茫茫,琼楼玉宇,冰雕玉砌。“月华今夜黑,全见梨花白”。晴日里,极目远眺,雪霁的原野上,阳光普照,雪光烁目。万里江山,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所以,一到冬天,我就开始等一场雪,就像在等一个期盼见面的客人。记忆里,已经好多年没有下一场像样的雪了。偶尔下一场,也是敷衍了事,阴霾的天空,悄无声息地飘下几朵雪花,然后偃旗息鼓,沉寂的原野复归于沉寂,让一颗充满期待的心怅然不已。想在漫天飞舞的雪花里吟诵“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想在旷荡的原野上高歌《沁园春·雪》,看到稀疏的几朵雪花落在地面上,化了,消失了,怅然若失的心一下子沉入谷底。

雪,是冬天的一个重要标签。整个冬天,若见不到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便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仿佛冬天不曾来临。

记得小时候,一场大雪会一夜之间铺满院子、街道、田野,“纷纷瑞雪压山河”,整个世界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打开房门,一片片耀眼的白色映入眼帘,心瞬间雀跃。尽管是“耍翁”穿着破旧的棉袄棉裤,趿拉着一双破棉靴,却兴致不减,兴奋异常地冲进雪花飞舞的世界,在雪地里跳来跳去,任凭积雪在脚下吱吱作响,任凭积雪湿了棉靴,依旧和伙伴们堆雪人、打雪仗,不亦乐乎。回家时,一双破棉靴变得湿漉漉的,冰冷无比,以至于一双脚冻成了胡萝卜。

孩子喜欢雪,大人更喜欢雪。“瑞雪兆丰年”是大人一年中最为迫切的期待。“麦盖雪花被,头枕馒头睡”。小麦经过秋雨的洗礼、初冬风霜的历练,再覆盖一层厚厚的雪被,立春后会更加茁壮!

所以,在大雪纷飞的天气,大人们常常猫在家里眯着眼睛赏雪景,抑或躲在牲口屋里,燃起一盆火,一伙人漫无边际地侃大山。后来生活条件

好了,猫在家里的男人们用蜂窝煤炉子热一壶老酒,就一碟花生仁,一边看电视,一边啜饮,惬意极了。其实这种生活也是白居易老先生向往的啊:“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然而,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年代,唐代诗人罗隐又叹道:“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

1989年初冬,大地上还是郁郁葱葱,生机一片,白菜、萝卜、红薯还没有完全收获。不料天气无常,一夜之间温度骤降,先刮了一场大风,下了一场冻雨,然后“八月即飞雪”“阑干风冷雪漫漫”,鹅毛似的大雪铺天盖地袭来。我家门口水桶粗的泡桐树上挂满了冰凌,在呼啸的西北风中嘎吱作响,不一会儿硕大的树冠便折断了,剩下光秃秃的树干,让人瞠目。

那一年,由于气温骤降,蔬菜冻坏,菜价飞涨,豫东白菜比肉贵。

此番遭遇,百年不遇。更多时候,赏雪是人们共同的爱好。寒风凛冽,雪花一片片在空中肆意飞舞,如一只白鹅,如一个精灵,美丽、典雅、自在。此时,旷野无声,大地无声,世界静谧

而美好。

如果适值寒梅绽放,那就更加美妙了。宋代诗人陶梦桂踏雪寻梅,见梅花娇艳,为之大喜,折了几枝带雪梅花回家欣赏:“雪里攀梅冷不胜,归来分插几空瓶。花间乱缀未凋玉,窗下细看元是冰。旋觉暖回还易散,只愁冻损独先零。诗翁贪看横斜影,未暇呼童急上灯。”诗人欣赏带雪梅花的心情异常迫切。

紫气大道西段,植有十余株蜡梅,还未进“一九”,蜡梅便启动盛开程序,花苞已迫不及待探出了头。去年腊月,疫情刚过,一场不成规模的雪飘向大地,一株株蜡梅也盛开了,洁白的雪花滋润了黄色的蜡梅花,与蜡梅花相拥,白的更白,黄的更黄,娇艳无比。我东施效颦,附庸风雅,折了几枝带雪蜡梅,想插在瓶里欣赏,却不料家中温度高,冰雪很快融化,只剩下娇艳的花朵。

设想,在静谧的世界里,于寒风中放空心灵,任凭积雪在脚下咯吱咯吱作响,任凭雪花扑落面粉,顶风冒雪,踏雪寻梅,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所以,我在今年的冬天,一直等着、等着,等一场雪的到来!

诗歌

新疆行吟

李绍彬

游江布拉克

八月天山披盛装,高处青青低处黄。万仞奇峰飞白雪,千顷麦田翻金浪。牛羊动时牵云霓,马儿跑处有毡房。阿尔卑斯失颜色,神仙一睹忘故乡。

车行偶感

西域长路真漫漫,尽处一线总接天。戈壁绿洲身相依,

奇峰冰川肩毗连。中欧班列疾似飞,连霍高速车如川。日行千里等闲事,忽叹张骞行路难。

独库公路行

蜿蜒盘旋挂天山,侧视每临万丈渊。眼前雪峰嵯峨立,云中马儿信步闲。一日四季迷异景,雄鹰做伴上云端。多少轻车安然过,勿忆英烈林下眠。

农民工之歌

翟赞华

农民工

拖儿带女奔南方,四处打工离故乡。当下生活负担重,只能暂别爹和娘。

打工仔

包裹一背游四方,常年流汗在异乡。打工只为脱贫困,春节回家看老娘。

泥瓦工

十万红砖经我手,一年四季建高楼。云中仙气农家享,玉帝相邀宫阙留。

两份工

晨卖油馍午剪花,打工两份养活家。河南小伙真能干,行路之人无不夸。

雨中所见

细雨霏霏下不停,老翁漫步绕湖行。高楼长臂忙依旧,扭转全凭吆喝声。

地摊卖饭人

高楼平地起,卖饭叫声忙。腔调甚熟悉,原来是老乡。

五一国际劳动节有感

五一节时工照上,吊机依旧臂伸长。老乡虽是满头水,脚下生辉耀曙光。

云里焊工

数我河南巧匠多,五洲奔走命蹉跎。焊枪一握排云上,日日可听仙女歌。

散文

玉兰花下

朱洪波

我喜欢在玉兰花下散步。

北京的大街小巷、公园、院落里种了很多玉兰树,有白色的、红色的,也有黄色的、粉色的。春天刚到,春风一吹,满城的玉兰花便争先恐后绽放,整个城市瞬间也靓了起来。盛开的花盏,像一个个娇艳的笑脸,几乎是一夜间,满树的花、全城的花同时绽放,像喊了整齐的号子一样,把一树树花的海洋、春的气息献给从冬天走过来的人们。

西长安街新华门两边红墙下的玉兰花是我的最爱,也是京城开花最早的。新华门两边的红墙下,每隔一棵云松树,就有一棵玉兰树,共有二三十棵,一色的白玉兰。那些如幼儿拳头大的花,洁白如雪、华而不媚,在晨曦中、在落日的余晖里、在墨绿的云松树下,煞是好看,成为长安街上一道美丽的风景。我每天上下班都路过这里,一开春心里就盼着花开。花开了,每天清晨走到这里,我都会不自觉地摇下车窗,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赏,把每一棵树、每一朵花都仔细地欣赏一遍,尽力把花的美收入眼底、印在心里。美丽的玉兰花就这样开启了我新一天的工作和生活,让我的每一天都变得那么美好、那么有滋有味。春风催花开,花开伴人生。有次与友人谈起新华门的玉兰花为什么开得这么早、这么美,友人多少有点神秘地说,这里风水好!我不懂风水,但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花是植物中的精灵,只有佳地才有好花。

因为喜欢玉兰花,我也让老母亲在山东老家院子天井的东墙边栽了一棵,是棵粉色的。院子的天井不是很大,只能栽一棵。春天一到,粉红色的花盛开了,小小的院子便弥漫着似有似无的香味儿。在北房玻璃的映照下,满院都被染成了粉红色,小院被装点得春意盎然、生机勃勃。花开的时候,很多乡邻都会过来观赏,夸花儿漂亮,小院里充满欢声笑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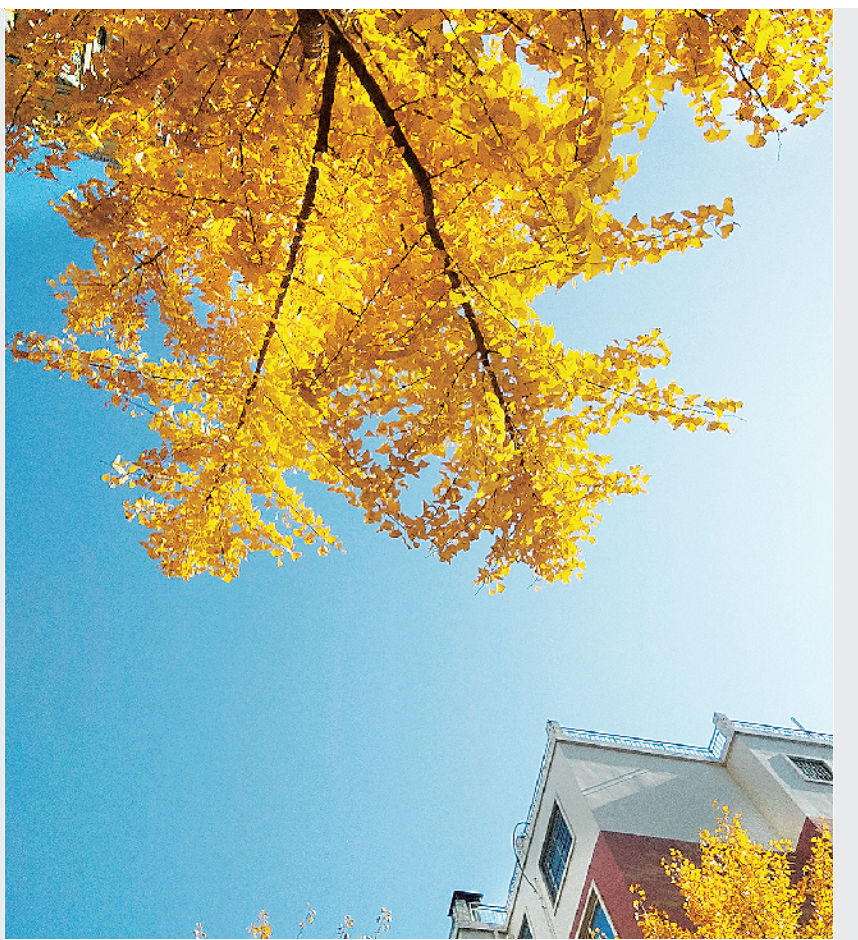
这棵玉兰树自在院里种下,便成了耄耋之年老母亲心中的惦念。玉兰花刚一长花苞,母亲的电话便会打过来,声音带着激动:“花长苞了,要开了!”花一开放,母亲的电话又打过来:“花开了,真好看!”从说话的声音里我能感觉到她的兴奋、激动,我仿佛也看到了那一树正在绽放的美丽娇艳的花。花落了,母亲的电话又打过来,不无惋惜地告诉我“花落了”,听得出,她的声音中充满了伤感和留恋。花年年如约开,母亲的电话也会如期打来,这已经成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晨夕目赏白玉兰,暮年老去乃春时”,母亲没文化,也不识字,然而这等诗意,她应该感受得到。一棵玉兰树联结着母子深厚的情感,寄托着母亲无限的期冀和眷恋。母亲时常会加重语气告诉周围人,说她特别特别喜欢玉兰花,其实只有我知道,那是因为她远在异乡的儿子喜欢,她把玉兰花当成了儿子呀。

几年前,母亲不幸过世,院子里的玉兰花一如识住地开放,只是爱护她的人却永远地离开了,不知她是否知道。我相信,她肯定是知道的,我相信花草是有情的,只是因为花草没有长嘴所以说不出来,不然她为什么在主人远离后,依然长得那么茂盛、开得那么灿烂、香得那么馥郁,从未误过花期?人爱花,花也恋人啊!

银杏飘黄冬生暖

因为长得高,银杏拥有自己的一片天,金黄色暖光从顶端的叶尖一路向下流淌。待到银杏叶慢慢被风吹落,飘飘洒洒,会留下漫天温暖的金黄。

秋雨摄



随笔

藏在八仙桌里的秘密

郭艳华

夜深了,清冷清冷的。我安抚好老母亲,一人托腮静坐,凝望着奶奶生前留下的八仙桌,思绪飞到七十多年前。

那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年代,吃饭,冬天围着灶窝坐,夏天蹲于树荫下。那时奶奶还年轻,想置一张八仙桌撑撑门面。晚上,奶奶借着昏黄的灯光,吱吱地摇起纺车,棉线一点点绕在铁锭上,生成了蓬松、软绵绵的圆锥形线穗,一个个线穗堆如小山。白天,她坐在织布机前,引纬投梭,梭子在空气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脚下的踏板奏出嗒嗒嗒的音乐,雪白的布匹在奶奶手中延伸、打卷。第二天,奶奶将布匹扛到集市上卖掉。奶奶说,也不知卖了多少布才换来一张八仙桌。

八仙桌实木材质,棕红色,桌面平整,木纹清晰流畅。桌面下方雕镂着精美的图案:祥云下的两条长龙,昂首向前,细针一般的胡须似乎还在抖动。它们口衔圆珠,龙爪雄劲,似奔腾在云雾之中。桌沿点缀着飘逸的花草,或凹或凸,光滑圆润,典雅大方。

八仙桌四方,每面可以坐两个人,刚好八个人的位儿,有四平八稳、笑纳八方来客之意。奶奶视八仙桌为瑰宝。清早,她一阵梳洗,就移动三寸金莲,拿着干净的抹布把八仙桌擦得锃亮。奶奶不让人在桌上放任何杂物,更不让我们在桌第几个趴在桌上玩游戏,乱刻乱

画。即使写作业,也要趴在厨房窄小的案板上。祭祖时,奶奶就会把香炉移到八仙桌中间,摆上供品,燃上香,跪地三拜,愿先人平安,保佑儿孙满堂。

逢年过节,奶奶就让家人把八仙桌移到堂屋中央,四面围上长凳,我们一家人才能坐在八仙桌旁吃饭。奶奶略识文字,对座次十分讲究。长辈或客人要坐上座,即对着大门的位子,右为尊,左为次,右侧上位第三,左侧上位为四,以此类推,门口长凳是下首,才是我们小孩子的座位。奶奶说:“尊老、爱老,长幼有序,这是规矩,也是礼仪。”但不管坐哪儿,也不管吃啥,一家人聚在一起,眉上扬着笑,饭中透着香,其乐融融。

奶奶的八仙桌除了供家人节日团聚、祭祖用,还常出现在乡亲结婚、孩子满月、老人做寿、乔迁等喜宴上。村里的娃儿要结婚,会找几张八仙桌当作喜宴桌。奶奶的八仙桌美观大气,是村里娃儿的首选,这也是奶奶置八仙桌的初衷。他们把奶奶的八仙桌抬回自己家,摆放在堂屋门口,当作拜天地的桌子。桌上放着盛满粮食的五升斗,斗身贴着大红喜字,斗内插有带十六星的秤,秤钩上挂着一块铜镜,秤的一端挑着一块黑头巾。五升斗前摆放两支红蜡烛及香炉。当《百鸟朝凤》的唢呐声在院子里回荡时,迎亲花轿便悠悠落下来,新娘在大姑姐和嫂子的搀扶下,如出

水芙蓉,缓缓走到天地桌前。新郎掀开火红的盖头,两个人并立天地桌前。新郎父亲点燃香。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小院里的恭喜声、唢呐声、鞭炮声交织在一起,直冲云霄。

三拜结束,八仙桌又被当作喜宴桌。喜宴桌都横摆着,即桌面板缝与厅堂后墙平行。奶奶拉着我随宾朋坐于喜宴桌旁等待开席。大家谈笑着,祝福着,期待着。农村的地面不如城里水泥地平整,桌子来回晃动。我故作聪明,招呼一个伙伴,趁大人不注意,把桌子转了90度,还沾沾自喜道:“桌子这样放……”话还没说完,奶奶眼一瞪,赶紧捂住我的嘴,拉着我来到旁边的空地上,找到一个灰瓦片,示意一个大哥哥把喜宴桌重新摆放。她轻轻地吧瓦片塞到桌腿下面,桌子就不摇晃了。我好奇地问奶奶为什么不能转桌子,奶奶说:“小孩子家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我望着奶奶严肃的神情,不敢再多嘴。

吃过饭,奶奶耐心地跟我说:“八仙桌板缝方向是有讲究的。平时板缝不能正对大门,恐财流流失。在办喜宴的时候,八仙桌应横摆,就是要留住喜气,堵住财气不向外流,长行好运。办白事时,八仙桌要竖摆,以求霉气、厄运出门。”我耳听心受。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奶奶留下的八仙桌还在我们家里,占有重要的地位。

冬日抒怀

李学领

冬日暖阳

拉开窗帘
一刹那
阳光挤满了房间

想不到
冬日雪后的晴天
阳光如此的灿烂
白花花的一片
洒满了地板

远处屋顶上的积雪
折射出耀眼的光环
一如孩童稚嫩的笑脸

翠绿的冬青树
在白雪的掩盖下
更加翠绿

竟有鸟鸣
那清脆的声音哟
如空谷生风
乍抚琴弦
响彻
如牛奶洗过的湛蓝的天

暖阳里的人儿哟

嘴角挂着笑
眼里放着光
那是幸福溢出了心田

冬韵

寒风呼啸
一只乌鸦
拍打着翅膀
把它的哀鸣声
传得很远

光秃秃的树枝
在风中瑟瑟发抖
一片焦黄的叶子
死死地抱住枝头
不肯撒手

枯草
在使劲地摇摆
像是在跳舞
使自己暖和起来

路上的行人
把头缩进脖颈
手插在兜里
任凭脸儿
接受寒风的洗礼

道源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rbdaoyuan@126.com